

IART, Cui Jie: Deconstruct the Constructed View, Text/Wang Xiaorui, p122-127, April 2017.

艺术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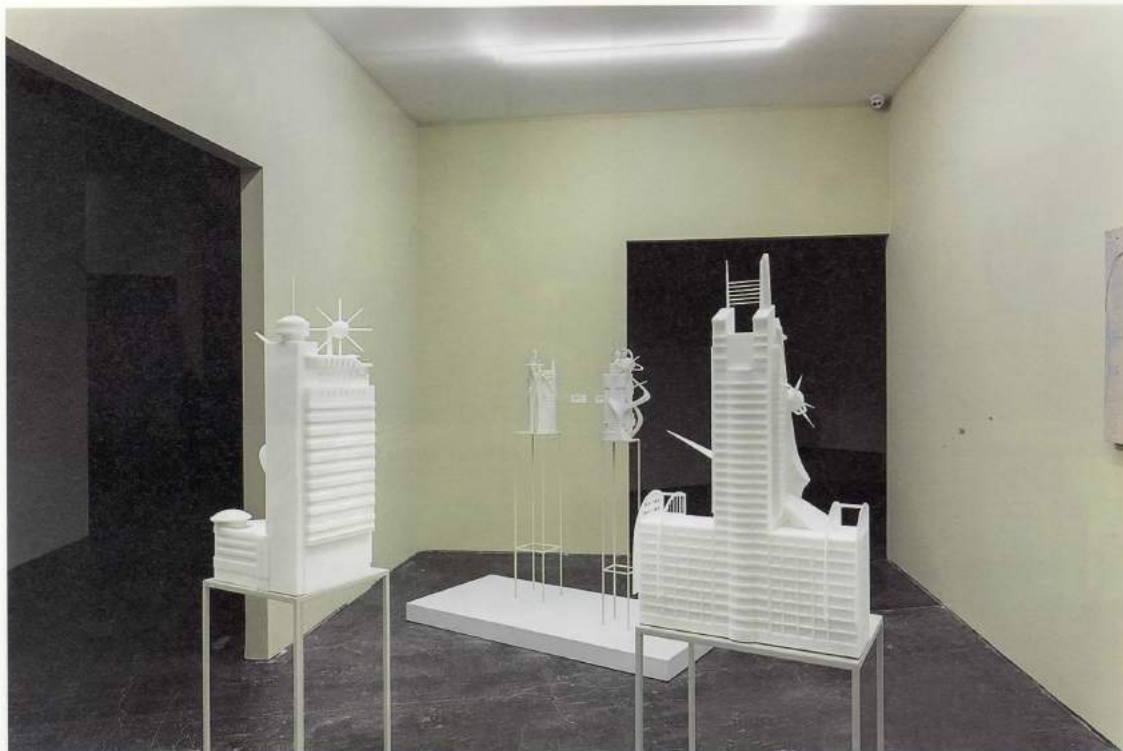
访谈

崔洁 拆掉被构建的观看

文 / 王晓睿 图片 / 崔洁



崔洁 尤伦斯“例外状态”2017 展览现场



崔洁 尤伦斯“别外状态”2017 展览现场

艺术汇：2012 年和 2014 年在 LEOXU PROJECT 的个展中分别展出了“底吞图”系列与“建筑与雕塑”系列，在“底吞图”系列作品中，你选取了呈现人物关系的图片，并且通过层次的透叠将作为背景的底图显现出来，可否谈谈作为底图的背景和人物在画面中形成的关系？

崔洁：最早的“底吞图”系列是在一批旧画基础上重新创作的，2010 年初在开始画建筑之前，我画了一批小画，内容是通过一些人物的肢体和手势来表达一种悬置的情节。后来就一直放着，总觉得没画完，直到 2011 年底，我对绘画中“图与底”的关系产生了兴趣，才重新利用这批画作为材料创作了这个系列。

之后，我开始有目的的找一些图像，比如抗震救灾、泰国红衫军的新闻图片，或者是一些老电影的剧照。当我们的目光接触这些

画面时，往往会被人物的形态，衣领、袖子的形状，或者是体现人物之间关系的线条所吸引，却忽略了它的背景。我则以图像中的前景（图）中的人物和背景（底）的关系入手，像描绘地图一样重新分配不同形状的比例关系和区域，让之前没有受到关注的、被忽略的形状慢慢扩大，挤压甚至是侵略、覆盖到原来的形状之上。如此一来，画面从叙事性的语义层面切换成了人物与背景之间语法上的关系。这其实是一种逻辑关系的变化。观看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视觉刺激，在看的瞬间，我们的主观意识已经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和看不到什么，我在作品中试图去颠倒这种关系，在图片本身的叙事语言之下，让绘画的逻辑语言发声，就看观众如何选择。

艺术汇：从 2012 年至今，你持续对中国城市的建筑和雕塑进行观察，并且试图发掘背后飞速发展的城市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思



《底吞图 #28》40 x 50cm 布面丙烯 2017 年



《底吞图 #29》40 x 50cm 布面丙烯 2017 年

考。可否谈谈最初为什么以这样的视角作为切入点？

崔洁：近三四十年来，中国的一些城市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，飞速发展的进程催生了一大批建筑和雕塑。作为城市生活的体验者，种种变迁自然会产生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和感受体验，并以切身的感受出发思考问题。我出生在上海，后于中国美术学院读书在杭州生活了八年，2010年搬到北京。作为北方城市的代表，北京和我曾经一直生活居住的南方城市非常不同，空旷开阔的街道，平行展开的建筑，横空架起的天桥，暴露在外的管道……种种的差别给我带来了强烈的不适感，从而迫使我去思考，以自己的方式认识这个城市。我曾经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扫街式的拍摄下了北京各个角落的建筑。某一天，当我像往常一样穿过一个广场，朝着广场正中的城市雕塑走过去的时候，那座城市雕塑由于光线造成的错觉和它背后的建筑结合在了一起，雕塑变成建筑的一部分，建筑变成了雕塑的一部分，那一刻我开始思考城市建筑和雕塑的关系，以及它们背后的生产机制。

艺术汇：你的“建筑与雕塑”系列呈现出非常具有“中国特色”的风格，它既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延续而来的，又与当下流行的建筑风格格格不入，但却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似乎是中国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建筑，却早已被时代的大潮抛弃，谈谈你的选择角度以及背后的思考方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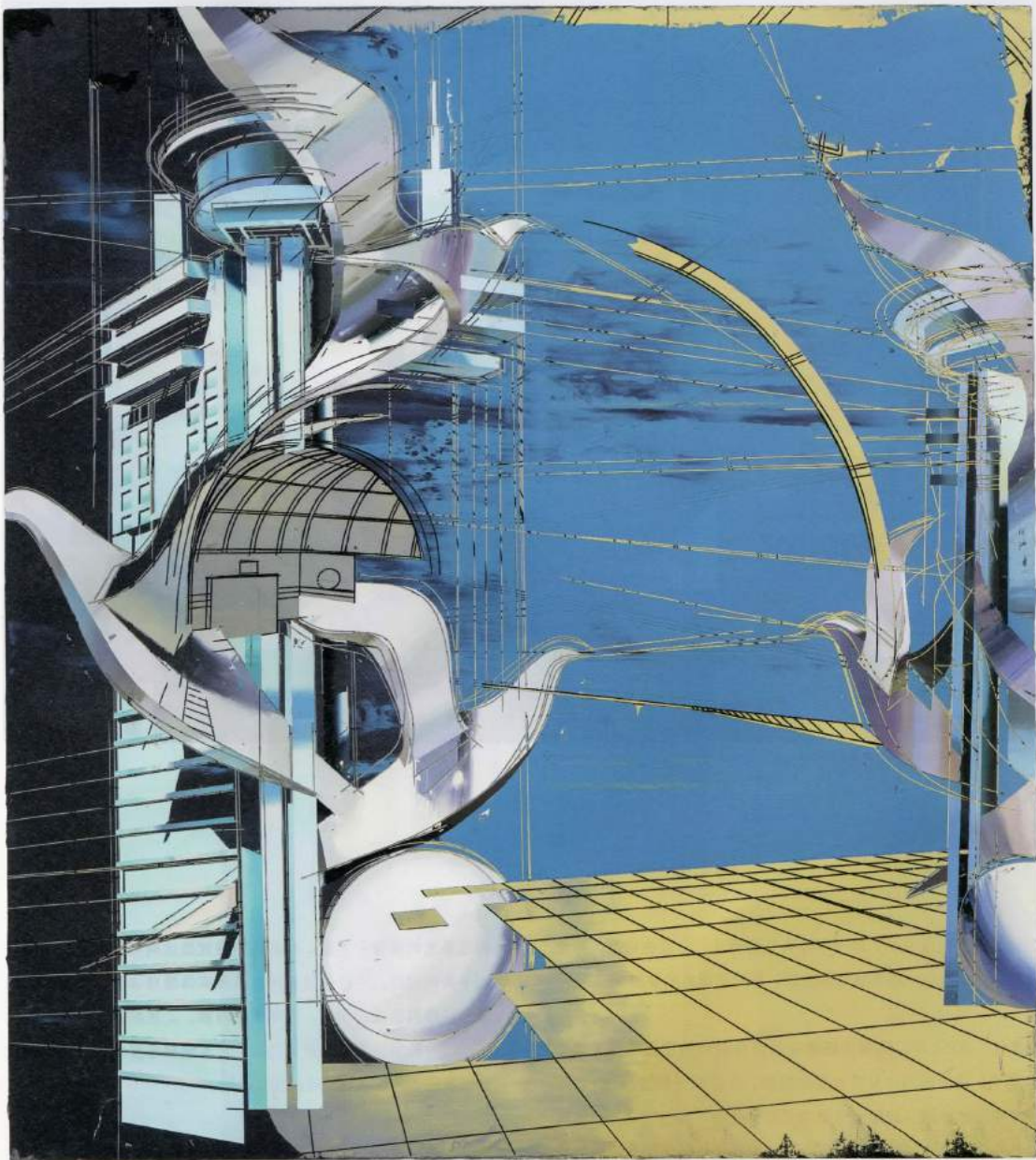
崔洁：画中所描绘的这些建筑和雕塑大部分建成不超过30年，它们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过程中，即改革开放的产

物。在中国城市化急剧扩张的三十年，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大量引进，在“效率第一”的追求中被误读、扭曲、变形，形成了当前的混杂状态。譬如许多建筑中对圆柱体和圆顶的运用以及蓝色玻璃的广泛采用，其实和日本的一种建筑风格——新陈代谢派有关，它是唯一一个从亚洲兴起，进而波及到世界范围的建筑流派。中国的有一些建筑师深受其影响，但是在运用中却只是对其简单的模仿，甚至误读，一种视觉上生硬的“现代化”。

这样的扭曲和混杂在城市公共雕塑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，《仙鹤的房子》中仙鹤的形象原本是古代一些器皿中出现的元素，它的材质经历了从石头浮雕到铸铜，再到现今被广泛使用的不锈钢材质的变化过程，与此同时，形体也不断被抽象化。雕塑和建筑在不断拆掉和建造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流行趋势，各种各样的风格刚刚确立又迅速被替代，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动态的有机体。在我看来，中国的城市建筑和城市雕塑相互缠绕，像是一个个现代性的城市图腾。它们像杂交体一样野蛮生长，在混乱之中又充满了生机和更多的可能性，期待有一天会有更有趣更有希望的东西出现。

艺术汇：在第一次个展中，“建筑与雕塑”与“底吞图”曾经在一个空间中出现，二者的图式不尽相同，似乎具有更深层的联系？

崔洁：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只不过都采用了“图层”的工作方式。



《入口》180×160cm 布面油画 2017年



《北京国际饭店》150×200cm 布面油画 2017年

创作的时间跨度很长，由于不停有新的想法，总是在修改，总是在未完成状态，画面会越来越厚，形成了很多的叠层。

艺术汇：2014年，英国卡斯雕塑基金会委约的定点雕塑《鸽子的房子》让你的创作从绘画走向雕塑，之后就开始通过3D打印技术来创作作品，近期尤伦斯的“例外状态”展出了一系列的雕塑作品。从平面的绘画方式到立体的雕塑创作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过程？

崔洁：绘画和雕塑有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在绘画的时候，既需要将现实中三维的空间在平面中“立体”化，又需要通过不同的色块

和线条去构建整个平面。绘画的过程就是这两者相互对抗最终找到平衡的过程。不同的线条用以加强实体感或者分隔画面，让节奏和秩序符合我的预期。在雕塑的时候，上述的这些过程被内化了，而外轮廓的重要性更为凸显，更多需要考虑的是轮廓的连贯性以及整体的形状所呈现的视觉体验。

另外，我觉得3D打印的材料和过程本身也很有意思，打印的过程很“科幻”，雕塑的形状在奶白色的光敏树脂液体中被激光层层凝固，打印结束后，慢慢从液体中升起，一种科幻电影的体验。



《杭州红楼酒店》27.7×23.2×49cm 3D 打印光敏树脂 2017年